

跑调

◎ 李于兰

周末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。我躺在床上刷抖音，茉莉微信语音我，让我去 K 歌。我不想换衣，不想化妆，更不想假装快乐，就一口拒绝了她。她却很有煽动性地说，快来吧，有两个帅哥，你一个，我一个，喝嗨唱嗨，不醉不归。

既然有帅哥，我去。

唱歌的地方叫“酷吧”，位于沙吓村的街角，尽管离地铁近，但属于旧城中村范围，显得有些杂乱和拥挤。看到这个硕大的招牌，我就想起茉莉在深夜戴着墨镜，如泣如诉地指责某某男人的场景。我想，呆会我一定要告诉她，这个地方不吉利，“哭吧”。

穿过逼仄的巷子，我进入二楼的一个包厢。昏暗的灯光下，茉莉果然戴着墨镜。她坐在两个男人中间，左手搭在左男的肩膀上，右手搭在右男的大腿上，黑老大一般春风得意。面前低矮的茶几上摆满了啤酒罐，还没开封。我咳嗽一声，毫不掩饰地皱了一下眉。两个男子略显生分地站起来，嘴里叫着美女，向我伸出手。

鬼知道他们和茉莉有没有一腿，我才不愿吃隔夜菜呢。我矜持一笑，没有伸手，在沙发扶手上用半边屁股坐下，然后往两男一女脸上寻找蛛丝马迹。我发现其中一个见过一面的，当时是个饭局，茉莉介绍说是她老乡，不过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茉莉也没有介绍，反正现在男女约会，完全可以忽略名字。

喝金威。

这两个男人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底细，是否有老婆？如果单身的话是否有固定女友？完全不知道。不过当我们四人挤在一条长沙发上干杯时，我

发现那个之前没见过的真年轻，年轻得让我精神为之一振。

趁着茉莉和左男站起来唱《甜蜜蜜》时，我调换到了年轻男人身边。有一种久违的心跳加快的感觉，他标准的国字脸，鼻梁高挺，目光像梁朝伟一样欲迎还拒，或者欲拒还迎——真帅，绝对不是“帅哥”称呼里那种毫无感情的帅。

深圳最不缺的就是单身男女，尤其是离异男女一窝又一窝。这是我和茉莉认识后发现的。我在公司上班，每天两点一线，交际圈几乎没有，井底蛙一只。茉莉就不一样了，她不上班，靠前夫留给她的两套房收租，闲云野鹤一般轻闲的很。她性格外向，哪怕是去面馆吃碗面，也能把拉面师傅拉到床上去，别看她娇小玲珑的，本事大着呢。她实在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，每天呼朋引伴的，把单身日子过的五颜六色。我跟她吃过几次饭，唱过几次歌，按过几次摩，她接触的男女基本上是离异的。茉莉的观点还算正派，她一再申明不和有老婆的男人来往，破坏别人的家庭罪孽深重，她还准备以后吃斋念佛呢。我深以为然。

这个年轻男人应该是茉莉为我准备的了，她说了她一个我一个嘛。这张毫无岁月痕迹的脸令我悸动，我主动频频和他碰杯。男女之间还真跟打仗似的，要么敌强我弱，要么我强敌弱，女人一主动，男人就腼腆了。他一腼腆更显得年轻。“我叫小浪，你呢。”他似乎不甘示弱，很男人地问我。

“小文——”我临时编了个艺名。

“哈哈，你们两个，一个狂浪，一个斯文，有好戏看了！”茉莉耳朵贼尖，她放下话筒一屁股坐下来，话筒发出刺耳的鸣叫，我又皱了一下眉头，她唱她的，捣什么乱啊。

左男也放下话筒，怂恿我和小浪唱一首。小浪客气地推让，“你们唱嘛，我不会唱。”他说着脸竟然红了，我信以为真，决定挺身而出。“我们合唱个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吧，你跟着哼就好了。”我想这首烂大街的歌，他跟着哼一哼是没有问题的。

他很配合地站起来，我们面对面站着，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心里乐开了花。我想我要用歌声征服你了。我亮嗓的瞬间，他也开口了，我示意茉莉关掉原唱，茉莉指指他，竖竖大拇指，我闭声了，捂住嘴巴，侧耳倾听，他的音色、音准居然一点不逊于原唱。

原本要撩他的，却被他撩了。我忽然想到有个歪歪扭扭的诗人写过一首诗，大意是“我睡你，和你睡我，是一样的。”好吧，我“扑哧”一笑，他也礼貌地跟着笑了，这一笑，我彻底沦陷。

“美女，唱呀！”他的情绪上来，撩我一句。美女，在广东话里什么意思都可以有，也可以什么意思都没有，只是一个性别。但是，性别很重要，有性别才有故事。

他唱得很投入，我有些分心，瞥见茉莉看他的眼神有点迷离，左男在旁打着拍子，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，这令我产生不适感。我有点搞不清这两个男人和茉莉的关系了。我一分心就跑调了，茉莉一把抢过话筒，情深款款地和小浪对唱起来。

我觉得十分无聊，不明白自己怎么就丧失了先机。我沮丧地在沙发上坐下，掏出手机，活动手指。玩手机是个很好的掩饰，可以掩盖一切尴尬。左男也坐下来，和我搭话，“美女在哪发财？”他一说话就露馅了，我判断他物质条件非常一般，打量了一下他的穿着，果然。

“在福田上班，你呢？”我保持克制，希望这首歌赶紧结束。在我的K歌生涯中，跑调是极少的事，今天居然莫名其妙地发生了，我难以原谅自己。

“我失业一个多月了。”他倒挺实在，“以前是司机。”他笑了笑，继续道，“这疫情闹的，老板破产了，我也就砸了饭碗啦。”

我对他有没有饭碗没兴趣，只是心不在焉地笑了一下。他却对我有兴趣，盯着我的小腹，来了一句，“身材真好，你是九零后吧？”

一曲终了，茉莉和小浪都没有放下话筒，他们又点了一首歌。我把屁股往左男身边移了一下，恶作剧地附在他耳边问，“你九几年的？”他哈哈大笑，顺势把手环过来，搭在我裸露的肩上，“我八二年的大叔，油腻啦！”

我有些吃惊，茉莉比他大一轮呢。不可否认，如果把他单独拎出来，他也是帅的，还算年轻的，但有了小浪作为参照物，我无法勉强。我抓住他的手，正要把它还回去，茉莉夸张地转过身，一副热烈祝福的模样鼓起掌来，小浪反应还挺快，也跟着鼓掌。左男很享受的样子，死死地把手按在我肩膀上，我只得装作无所谓，伸手摆了个胜利的手势。

茉莉激动得不行，手忙脚乱地找手机给我们拍照。留证据？留就留吧，反正我连他叫阿猫还是阿狗都不关心。不过我是真迷惑了，茉莉这是唱的哪

出戏啊，原以为她要给我个王子，没想到是青铜？

莫非他对这司机起腻了，把我弄来当挡箭牌？我又不拿她工资，凭什么接受她的安排呢！我起身去点歌，故意踉跄一下，撞了一下小浪。他伸出手扶住我，我舍不得他松手，索性抓住他的手，装作喝多了，围着他跳起舞来。

音乐却停了。茉莉用手在自己涂满脂粉的脸前挥了几下，嚷道，“好热呀。”想脱衣服的样子，当然没法脱，一脱就光了。我礼貌性地望了她一眼，还真是浑身热气腾腾的，这哪是唱歌呀，这是运动吧。再看小浪，他也拎起前胸的衣料抖了抖，出汗了。呵，都挺投入呀。我又拿起一罐金威，“来！为你们的完美演出，干杯！”

一口冰酒下肚，都喊爽。“你俩唱一个呗！”茉莉指指我，又指指左男。

我当然不干，借口上厕所，溜了出来。在镜前欣赏自己花容月貌时，茉莉跟了过来。她是真勇敢，比我大一轮呢，敢与我并排站着补口红。“喜欢哪一个？”她明知故问。

“看你赏哪一个咯。”我刻意放低身段。

“哈哈，随你。”她挑了挑眉毛。

“那个上次见过的，你碰了吧？”我的意思是，你用过的，就不介绍给我了吧？

“抱也抱过，亲也亲过，摸也摸过，但还是不突破底线最好。”茉莉回答得很暧昧，“养不起啊，现在没本事的帅哥都好逸恶劳，尤其离异的，有走捷径的机会绝不愿意走正道。另外也麻烦，他在深圳什么也没有，如果想甩掉他，他天天缠着我怎么办？我是有房的人，还能把房子搬走不成？闹得全小区的人都知道，就成笑话了。唉，像我们有固定资产的人，最怕的就是什么也没有的男人当真。唉——”她很烦恼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当真就嫁了呗，谁也不便宜谁。”我不明白，离异的女人最期望的不就是找个接盘侠吗？

“嫁什么嫁，我一个南方人，喝什么西北风！”茉莉不屑地摇摇头，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，左男想当她司机，包吃包住那种。“我一个人过得不知道多潇洒，何必要挂个拖油瓶？！”她冷笑着自言自语。

“你又没上班，雇什么司机？”我想这个左男真是疯了，找份司机的工作还不容易吗？居然想给个闲的蛋疼的女人当司机，脑子有病吧。

“就是啊，气醒！”茉莉用白话骂了一句。

“也没关系，只要你愿意就行。”我笑着转换了风向。她这是不打自招啊，坐实了想摆脱左男，拿我当诱饵，哼，我才懒得啃懒骨头呢。

茉莉是多精明的人物，这可是个当初能让老公净身出户的女人，深圳闹市区的几套房子硬是全占了，那是什么手段和身价？！她马上就嗅出我的不乐意了，信誓旦旦地拍胸脯保证道，“我真没碰他，骗你是小狗！”

幼稚，我可是见过她家小狗的，比她过的还滋润呢。这年头能在深圳当小狗的，怎么也不会比人差。我假装信了，拉起她的手，“走吧，唱去，喝去——浪去！”

“浪去！哈哈！”她的笑声在过道里放肆地飞扬。

“小浪？”我挑衅道。

“都行！”她很豪爽地应道。

推开门，两个男人各占沙发一头，玩着手机，抽着烟，屏幕上一片蔚蓝。看来没有女人，男人马上就偃旗息鼓。

我被劣质烟呛得咳嗽起来，茉莉已经免疫了，她一点事没有，继续点歌。我不客气地对两个男人说，抽烟就去卫生间，二手烟对身体伤害很大，何况这是封闭空间呢。说得他俩有些不好意思，小浪站起身来要往外走，茉莉回头指着老左说，“又不是什么好烟，你不知道屋子里有美女呀？”老左乖乖地站起来，跟在小浪身后出去了。

我朝卫生间那边瞟了一眼，小浪和左男保持着两个人的距离，各抽各的，没有对话，他们望着天花板，望着烟雾被天花板挡回来，又升上去，又挡回来，把他们笼罩在一起。

“他俩认识吗？”我关上门，问茉莉，她只选歌，却不唱歌，看来是在等他俩回来。

“两个小时前不认识，现在认识了。”茉莉背对着我，看不到她表情。小浪是做什么的？我继续问。这回她转头了，“对人家有兴趣，就亲自问人家呗！”她盯着我，我心虚地拿起话筒，“相思的泪水在不停流淌，只有默默的遥望着远方——”

“这里没有默默，只有金威和帅哥！”茉莉笑道，也拿起话筒唱起来，“月亮恰似你那甜美脸庞，想你的时候只能问月亮——”她很应景地在我脸上划

拉了一下。

小浪正好推门进来，见此情景欲回避，茉莉冲上去把他拉进来，又推了他一把，“快去点歌！”她推完还不算，在他背上轻轻拍了一下。这一套动作让我想起了牧马人，嗯，有翻身上马的意思。

我把话筒握的紧紧的，这次一定要和小浪完完整整地唱一首，展示我的真正实力。正要约他同唱，我电话响了，一看是老妈打来的，不敢怠慢，拿了电话出去，她老人家正为婆媳关系困扰，我不及时疏导不行。

我明显没有往常有耐心，随便糊弄几句就挂了电话，抬头一看吓了一跳，左男躲在阴影里，用那种垂涎三尺的眼神盯着我，他居然还在外面，这算识趣吗？我示意他进去，他却一把拉住我，神秘地问，“知道小浪是干嘛的吗？”

我来了兴趣，由他拉着。

“开烤串店的，疫情影响，亏得底裤都不剩。”他幸灾乐祸地笑了，隔着烟雾我能感觉到他发自骨髓的快乐。

“现在不是各行业都恢复经营了吗？他很快就能东山再起了。”我心里是偏向小浪的，哪怕他正和茉莉暗送秋波。

“起个屁！都光屁股了，起来好歹得挂件裤衩吧！”原来小浪实在付不起烤串店的租金和人工，几个月前就灰溜溜地关门大吉了，嗨，又一个没能守到疫情散去的小老板。

一无所有的小浪不愿回家，他家在遥远的西北山区，回去只能喝西北风，但在深圳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他放下老板包袱到隔壁家的烤串店给别人烤串，茉莉三更半夜睡不着，鬼使神差地下楼吃烤串，火眼金睛，硬是在烟火蔓延的膻味中把他拎了出来。

“给别人烤什么串呢？要烤也是给自己烤呀！”茉莉觉得那些烤串配不上他，于是他就扔下那些烤串，跟她喝上了啤酒。

“小浪多大？”

“比我小一轮。”

“他们喝完啤酒呢？”我存心想刺激左男。

“做该做的事呀，这年头，什么事都不是事！”左男不屑地挑挑眉，我看到他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，空气中有酸臭的味道。

“那怎么——”我朝包间努努嘴，又用眼睛扫扫他，不明白怎么两人的

事变成三人行。

“嗨——”左男正要继续说下去，茉莉出来了，狐疑地从我脸上找答案，猜到 he 给我说什么啦？我不想戳穿她脚踏两只船，冲她无所谓地一笑，拉起他的手，朝包间走去。

“我们嗓子都吼哑了，轮到你们唱了啊！”茉莉跟进来，声音一下子高了几度，她以为终于把这块嚼过的口香糖甩出去啦？我和左男都没有接她的话。

小浪嗓子并没有哑，他正深情并茂地唱“青砖伴瓦漆，白马踏新泥——”为什么他爱唱的歌都是我爱唱的呢？我的心被蚂蚁咬了一下。见我和左男手拉手进来，他意外地有些慌乱，匆匆放下话筒，“你们唱吧！”倒是很识趣的一个人。

唱就唱吧，我问左男，会什么歌？左男说《我爱你胜过你爱我》，行吧，管他谁爱谁，我跟着旋律走就是了。

茉莉看了一眼歌名，把手机贴在耳旁，出去了。小浪无聊地坐在沙发上，翻看手机，没有翘二郎腿。我们唱到一半，他也拉开门出去了。我和左男又连唱了两首，他俩还没回来，左男问我，“不出去看看？”我笑笑，“有什么好看的？又不是没见过帅哥。”左男朝我竖起大拇指。

我再没找到和小浪合唱的机会，自然也没法证明自己和他合唱是可以不跑调的。

四人走出酷吧时，外面正下着雨，潮湿的街道，潮湿的心。我们等着雨，等着谁先开口说话。各回各家，怎么个回法？此刻茉莉最怕的是一拖二，四人心知肚明。

“加个微信吧！”先说话的却是小浪，他打开二维码，把手机伸向左男。茉莉不好当面干涉，只得装作没看见没听见。“滴”的一声后，小浪把二维码伸到我面前。又是“滴”的一声，我的心里落下一滴雨，温温的。我忽然希望这雨一直下下去，下到地老天荒也无所谓，反正我看不到未来。

“你们怎么走？坐地铁吗？”茉莉菩萨心肠地问我和左男。

“我们公司好像在招司机耶，周一让他去我们公司面试。”我答非所问。

“真的？好呀，那太好了！恭喜啊，恭喜！”茉莉竟然很商务风地伸出手来与我握手。她是恭喜自己今天组局成功吧？

“谢谢文总，以后我就跟着你混啦！”左男也是个人精，应付突发消息绰绰有余。

小浪眼里闪过一丝艳羡的光，他冲我一笑，“文总，能把我也招去吗？”

你能干什么呢？我们公司食堂也不烤串啊，我眼睛看着茉莉，嘴上对他说，“你这个大老板，哪用上班呢！”

“就你那小学学历，还想进公司上班？安心守烤串店吧！咦，不如我们一起看看门面去？！”茉莉这是真要为他投资烤串店啦？我半信半疑，跟她接触半年，据我的观察，她还是很保守的，虽然不缺钱，但从没为男人花过大钱。在深圳盘一个店，起码也得来个十万八万的吧？

小浪不说话了，显然无法抗拒烤串店的诱惑。我盯着一条条雨线，暗暗问自己，愿意拿出十万八万给他一个店吗？得到一个真正的帅哥并不难。

我听见自己的心摇摇头。

“走吧！雨停了！”茉莉说着朝路边停车场走去。走了几步，他们回头，发现我和左男还在原地。“我们去坐地铁！”我朝他们挥挥手，茉莉兴奋地扬了扬手，钻进驾驶室。

我们默默地朝地铁站走去，没了旁观者，就没演戏的必要了，我与他拉开距离。

“谢谢你。”左男干巴巴地挤出三个字，我能感觉到他是真诚的。

“我只是引荐一下，成不成看你自己。”我公事公办，健步如飞。

“我知道，不管怎样谢谢你，像我这样没学历又快四十岁的人，在深圳找个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不容易。”

我没有说话，脑子里是小浪和茉莉一起看门面的画面。很快就到地铁站了，左男忽然说，“我厨艺很不错的，我们四川男人天生会做饭。我做饭给你吃吧！”

“我没那个习惯。”我意思是，我没有带男人回家的习惯。

“不嫌弃的话，到我那个狗窝去吧，我买菜做给你吃！”

我望了望来来往往的人，忽然想起，活这么大，还没吃过男人做的饭。茉莉应该是吃过小浪亲手烤过的串。

“你几号线？”我面无表情地问。

“五号！五号！”他说着，喜滋滋地指引我去乘车。

这个在我面前卑微到尘埃的男人，或许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他热火朝天地炒菜时，我和小浪正聊得起劲。小浪只发过来一个笑脸，话题就开始了。

他们的确去看了门面，可他看得上的，价格远超茉莉的想象，茉莉愿意出价的，他又看不上，他做了几年生意，知道什么样的店面能财生财，什么样的店面，送到手里都不能要。

“那继续看呗。”我想，总能找到两全其美的。

“难。”他似乎对门面的事并没有什么信心，而是问我，“我能去你们公司上班吗？”

他认真的呀？我内心狂喜，想了想慎重地说，“只要你愿意，问题不大。”我想，大不了职位低点，工资低点呗，只要他愿意从头开始，我愿意拉下面子去人事部说说情。他进公司后，我马上给他报学历班，一步步地培养吧。

“每月工资能拿到五万吗？”我愣住了，怀疑他把“千”字错打成了“万”字。

我茫然地把目光从手机上移开，正碰上左男递过来的微笑，他系着花围裙，像电视上掌勺的谢霆锋，我连忙把目光落回到手机上。正不知该如何回复时，小浪一连串发来三排问号。我没有眼花，那个“万”字依然还是“万”字。

左男突然哼起了歌，很轻快的《明天更美好》。我发现他比在KTV里唱得好，在那里他总跑调，我还以为他天生没有节奏感呢。

我丢下手机，去厨房看左男炒菜。厨房小得只能站下两个人。我离他很近，他衣服上有烟味，也有太阳的味道。菜里有花椒，有豆瓣酱，有生姜，有葱，混合的香味钻进我鼻子里，我想起儿时倚在妈妈身旁，踮脚眼巴巴盯着锅里的情形。这个情景刚一冒出来，他就夹起一块牛肉，用嘴吹了一下，举到我嘴边。我张嘴咬下，嗯，很正宗的川味。

他傻笑着望向我，我再次张开嘴，毫不客气地接住了他的笑。